黃氏逸書考

子史鉤沉　　逸書考

京房易雜占條例法　甘泉黃奭學

大畜利涉大川　謂二變五體坎故利涉大川五天位故曰應乎天集解

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尚書疏

鳳凰麟前鹿後蛇頸龜背魚尾雞喙燕翼五采高二尺漢世鳳凰數出五色周禮疏史記正義引此云鳳凰雁前麟後雞喙燕頷蛇頸龜背魚尾駢翼高丈二尺

麟麏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春秋疏

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禍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公羊傳注

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驕溢專明為陰所侵則有日食之災不救必有簒臣之萌其救也君懷謙虛下賢受諫任德日食之災為消也

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前漢志引此云臣有緩茲謂不順厥

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亦見宋志）

潛龍勿用（宋志無此四字）眾逆同志至德迺潛厥異風（魏書靈徵志隋志並引此三句）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耄（宋志作眊）厥

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宋志作紀）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緯（宋志作紀）止即溫溫即蟲矦專封（宋志有利字）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宋志作水）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矦不朝茲謂叛厥風無恆地變赤而殺人

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類聚引此云蔽惡生孽蟲食苗心妖害忠孝蟲食苗根王者與諸侯爭蟲食苗節莖德無節蟲食葉

臣事雖正顓必震宋志引此二句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宋志引無德專祿至末

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初學記引此文云蜺日旁氣其古云妻乘夫則見之陰勝陽之表也其古曰后妃有專蜺再重赤而專至衝旱妻不壹順黑蜺四背又白蜺雙出日中妻以貴高夫茲謂擅陽蜺四方日光不陽解而溫內取茲謂禽蜺如禽在日旁以尊降妃茲謂薄嗣蜺直而塞六辰迺除夜星見而赤女不變始茲謂乘夫蜺白在日側黑蜺果之氣正直妻不順正茲謂擅陽蜺中窺貫而外顓夫妻不嚴茲

謂媟蜺與日會婦人擅國茲謂頊蜺白貫日中赤蜺四背適不答茲謂不次蜺直在左蜺交在右取於不顯茲謂危嗣蜺抱日兩未及君淫外茲謂亡蜺氣左日交於外取不達茲謂不知蜺白奪明而大溫溫而雨尊卑不別茲謂媟蜺三出三已三辰除除則日出且雨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厥異蒙其蒙先大溫已蒙起日不見行善不請於上茲謂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謀臣辟異道茲謂不

見上蒙下霧風三變而俱解立嗣子疑茲謂動欲蒙赤日不明德不序茲謂不聽蒙日不明溫而民病德不試空言祿茲謂主窳臣夭蒙起而白君樂逸人茲謂放蒙日青黑雲夾日左右前後行過日公不任職茲謂怙祿蒙三日又大風五日蒙不解利邪以食茲謂閉上蒙大起白雲如山行蔽日公懼不言道茲謂閉下蒙大起日不見若雨不雨至十二日解而有大雲蔽日祿生於下茲謂誣君蒙微

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茲謂盜明蒙黃濁下陳功求於上茲謂不知蒙微而赤風鳴條解復蒙下專刑茲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厭小臣茲謂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風發赤雲起而蔽日衆不惡惡茲謂閉蒙尊卦用事三日而起日不見漏言亡喜茲謂下厝用蒙微日無光有雨雲雨不降廢忠惑佞茲謂亡蒙天先淸而暴蒙微而日不明有逸民茲謂不明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茲謂

不絀蒙白三辰止則日青青而寒寒必雨忠臣進善君不試茲謂遏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惑眾在位茲謂覆國蒙微而日不明一溫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茲謂庳蒙甚而溫君臣故弼茲謂悖厥災風雨霧風拔木亂五穀已而大霧庶正蔽惡茲謂生孽災

厥異霧

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穀梁傳注試作識

眾心不安厥妖龍鬬

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

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

亡師茲謂不御厥異日食其食也既既並食不

一處誅衆失理茲謂生叛厥食既光散縱畔

茲謂不明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而寒寒即

食顓祿不封茲謂不安厥食既先日出而黑

光反外燭君臣不通茲謂亡厥食三既同姓

上侵茲謂誣君厥食四方有雲中央無雲其

日大寒公欲弱主位茲謂不知厥食中白青

四方赤已食地震諸侯相侵茲謂不承厥食
三毀三復君疾善下謀上茲謂亂厥食既先
雨雹殺走獸弑君獲位茲謂逆厥食既先風
雨折木日赤內臣外鄉茲謂背厥食食且雨
地中鳴冢宰顓政茲謂因厥食先大風食時
日居雲中四方無雲伯正越職茲謂分威厥
食日中分諸侯爭美於上茲謂泰厥食日傷
月食半天營而鳴賦不得茲謂竭厥食星隨
而下受命之臣顓征云試厥食雖侵光猶明

若文王臣獨誅紂矣小人順受命者征其君
云殺厥食五色至大寒隕霜若紂臣順武王
而誅紂矣諸侯更制茲謂叛厥食三復三食
食已而風地動適讓庶茲謂生欲厥食日失
位光晻晻月形見酒亡節茲謂荒厥食乍青
乍黑乍赤明日大雨發霧而寒
美不上人茲謂上弱厥異日白七日不溫順
亡所制茲謂弱日白六十日物亡霜而死天
子親伐茲謂不知日白體動而寒弱而有任

茲謂不亡日白不溫明不動辟讐公行茲謂
不伸厥異日黑大風起天亡雲日先晦不難
上政茲謂見過日黑居仄大如彈丸
辟不聞道茲謂亡厥異日赤
祭天不順茲謂逆厥異日赤其中黑聞善不
予茲謂失知厥異日黃夫大人者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聖王在上總命羣賢
㠯亮天功則日之光明五色備具燭燿亡主
有主則為異應行而變也色不虛改形不虛

毀觀日之五變足以監矣故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之謂也

日食從旁右者君失臣從旁左者亦君失臣從上者臣失君從下者君失民

經稱觀其生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不則爲聞善不予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黃者日上黃光不散如火然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故災異至絕世也朱志引聞善不予至此此無日上至火然九字至上無異字

經曰良馬逐逐進也言大臣得賢者謀當顯進其人不則爲下相攘善茲謂金明厥咎亦不嗣至於身僇家絕

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不則爲私厥妖人死復生

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正將變更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

豈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邪宋志引凡妖作各象其類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下不勝任也魏書靈徵志引凡妖象其類足多者所任邪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媟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彊爲陰所乘則月並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朓

則侯王其舒

夏雨雪賊臣爲亂宋志引此無雨字

君不任賢厥妖天雨星

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

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亦見宋志

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亦見宋志

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

民有怨心不出三年亡其宗人亦見宋志

佞人祿功臣僇天雨血亦見宋志

復崩來无咎自上下者為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宋志引自上下者至末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於澤小人宋志引石立二句士作人又引立於山二句

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亦見宋志　後漢志引此作山崩陰乘陽弱勝彊也

天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水鬭

君湎於酒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

赤也（朱志引淫於色至末流水作水流無也字）

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絕

尊卑不別厥異女生赤毛

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朱志引此茲謂陰勝作茲陰勝陽）

家宰專政厥妖人生角

妖言動衆茲謂不信路將亡人司馬死

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顓木仆反

立宋志引止此反作乃斷枯復生隋志引妃后至此止天辟惡之

枯楊生梯枯木復生人君亡

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亦見隋志後漢志引此無爲字

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毋故自動若有音

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宋志引此二句無不順二字

茲謂賢士不足

天子親伐馬生角亦見宋志隋志引此伐下有則字

衆心不安君政厥妖豕入居室

殿正作往大不明國多麋穀梁傳注引此云為火不明則國多麋

震遂泥厥咎國多麋

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

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有始無終厥妖雄雞自齧斷其尾

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

婦人顓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

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鬬於國

專征劫殺厥妖烏鵲鬬

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於國中宋志引此無厥咎狂三字中作并

距諫自彊兹謂卻行厥異鶂退飛適當黜則鶂退飛

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

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

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疏（後漢志注引此數見作出）

立世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鬬

祭天不慎厥妖鼷鼠食郊牛角

子不子鼠食其郊牛

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

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亦見後漢志宋志南齊志隋志）

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妾子拜

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後漢志引此無朝門二字宋志引此無冠字

人君暴虐鳥焚其舍

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亡天下諸侯相伐

厥妖馬生人後漢志引下三句亡天下作上亡天子

上下咸誖厥妖城門壞

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牡亡

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豐其屋下獨

苦長狄生世主虜

雞知時知時者當死（並漢書五行志）

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

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

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

上不儉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宮室（魏志高堂隆傳引此盛火七字作蘖火燒其室宋志引同）

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隋志引此山下有以字災作妖）

地（宋志有坼字）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並後漢書五行志）

凡為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

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巳日至厥應聖人受命（並魏志文帝紀注）

君高其臺天火為災（魏志高堂隆傳亦見宋志）

聖人清靜行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魏志文帝紀注引此靜作淨至上有福字命作令

聖人受命厥應鳳凰下天子虜

上下流通聖賢昌厥應帝德鳳凰翔萬民喜樂無咎殃

后妃擅國白虹貫日

黃龍見天災將至天子絀聖人出黃龍以戊己日見魏志文帝紀注引此二句五色文章聖人出作聖人受命而王皆具聖人得天受命黃龍以戊寅見

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應天命之符並宋書符瑞志

殺無辜則牛生妖

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

陰背陽則地裂父子分離夷羌叛夫

至陰爲陽下人爲上並宋書五行志

冬雨天下饑春雨有小兵

樹枯冬生不出二年國喪君子亡

木冬、生花天下有喪

野獸入邑其邑大虛

野獸無故入邑朝廷門及宮府中者邑逆且虛

生子二胷以上民謀其主三手以上臣謀其主二口已上國見驚以兵三耳已上是謂多聽國事無定二鼻以上國主久病三足三臂已上天下有兵並南齊書五行志

雞小畜猶小臣也角者兵之象在上君之威也此小臣執事將秉君之威以生亂不治之

害魏書靈徵志

震擊貴臣門及屋者不出三年佞臣被誅隋書五行志

河水清天下平水經注 文選注引此作黃河清

日月大光天下和平上下俱昌延年益壽長世無極也

木同本異枝其君有慶鄰邑來附者吉木生於屋上及朝廷其君生聖子木王而有實其國有慶木生於城脅一圍已上長數丈此謂

城彊其君大昌（並類聚）

青白赤黑雲在東西南北名曰四塞之雲見卽有雨漢川有黑雲大如席不過五日必雨名曰海雲

赤雲如兎蜀國當富（並書鈔）

犹將風則湧竈欲雨則鳴（續博物志）

日者衆陽之精內外玄黃五色無主以象人君精精似青翼翼似黑玄玄似赤縞縞似白煌煌似黃光照無主不可以一色名也

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鏡照日卽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已後望光見東方皆日所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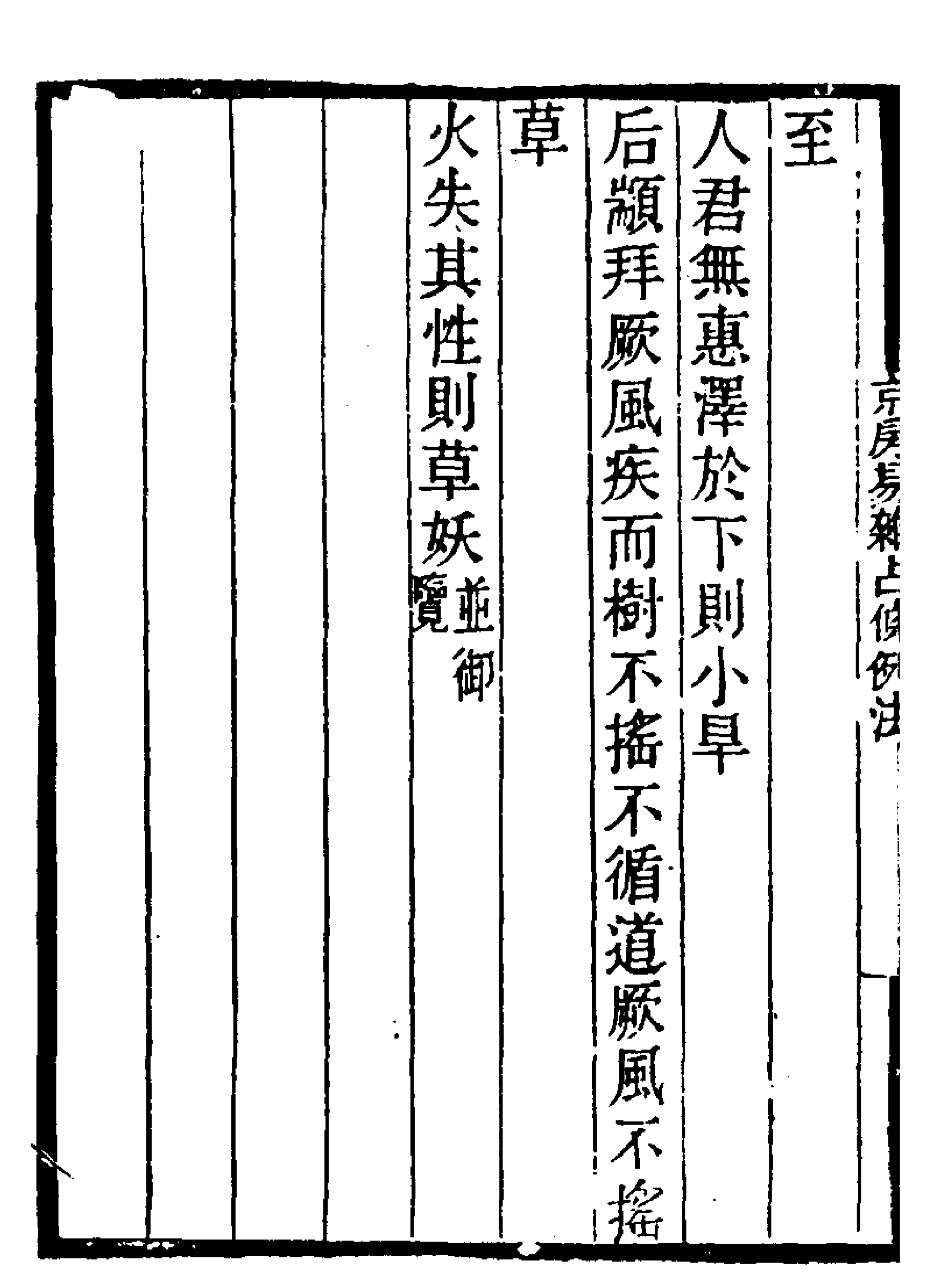
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此臣下盛彊之變也

當雷不雷陽德弱也

飛雹不盡樹木枝害五穀者君賦斂刻民也

內淫亂百姓勞苦則天雨土

伯勞聚邑中歲災伯勞鳴軍中師分而水且



至

人君無惠澤於下則小旱

后頒拜厥風疾而樹不搖不循道厥風不搖

草

火失其性則草妖並御覽

子史鉤沈　逸書考

郭璞易洞林　甘泉黃奭學

余鄉里會遭危難因之災厲寇戎並作百姓遑遑靡知所投時姑涉易義頗曉分蓍遂尋思貞筮鉤求攸濟於是普卜郡內縣道可以逃死之處者皆遇明夷之象乃投策喟然歎曰嗟乎黔黎將漂異類桑梓之邦其爲魚乎於是潛命姻妮密友得數十家與共流遁當由吳取遇賊據之乃欲回從蒲坂而之河北

時草賊劉石又招集羣賊專爲掠害勢不可過於是同行君子皆欲假道取便又未審所之乃令吾決其去留卦遇同人之革曰朱雀西北白虎東走離爲朱雀兌爲白虎言火能銷金之義姦猾銜璧兌爲口乾爲玉玉在口中故曰銜璧敵人東手占行得此是謂無咎余初爲占尙未能取定衆不見從郤退猗氏縣而賊遂至諸人遑窘方計舊之從比至河北有一閒徑名焦邱不通車乘惟可輕步極險難過捕姦之藪然勢危理迫不可

復白筮之如何得隨之升曰虎在山石兌虎乾馬屹艮石馬過其左駮爲功曹猾爲主者駮猾能伏虎垂耳而潛不敢來下兌虎去不能久爰升虛邑遂釋魏野隨時制行卦義也升賊不來知無寇當魏則河北亦荒便以卦義通示行人說欲從此道之咸失色喪氣无有讚者或云卦殆誤人不可輕信吾知衆人阻貳乃更中命侯一月契以禍機約十餘家卽涉此徑詣河北後賊果攻猗氏合城覆沒靡有遺育

余至揚州從事宏泰言家時坐有衆客語余日家適有神試爲卦若爲吉者當作二十人主人即爲卜之遇豫之解曰有釜之象无火形鬲不見也變見夜光連月精朕爲潛龍在中不游行言蟠也桒卦卜之澡盤鳴金妖所憑無咎慶澡盤非鳴或有鳴者有其家至今無他泰言大駭云前夜月出盥盤忽鳴中有盤龍象也丞相椽栢茂倫嫂病困慮不能濟令余卦得貢之豫曰時陰在初卦失度殺陰爲刑鬼入

墓建未之月難得度消息卦爻爲扶助焉之師乃寡嫗自然奇救宜粲兒子若恤之得守故並啟蒙翼傳

水不下潤雲不登天泥沈致　宮守不堅

臨淮太守柳道明令璞作卦說之曰法官婦當夢嫁問之果然便教令取井底泥泥竈欲常應道即如法日中塗之至黃昏火凡十起竈室兩間而止其婦果亡

卷縣令施安置鑷令璞射之璞曰非非簪非釵

周易叢說引作簪非簪釵非釵常在領下鬢髮飾物是有兩岐並書鈔

璞避難在新息有以茱萸令璞射之璞曰子如赤鈴含玄珠案文言之是茱萸

璞為左尉周恭卜云君且墮馬傷頭尉後乘馬行黃昏坂下有犢車觸石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並類聚

宣城郡有隱鼠大如牛形似鼠象腳腳有三甲皆如驢蹄身赤色胷前尾上皆白初學記所引止

此下從晉書本傳鈔補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殷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四足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案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案晉書本傳又云元帝初鎮建鄴王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

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于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宗郎位大典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此文亦嘗本洞林附錄於此

義與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之璞為致之即日有大白牛從西來逕往臨叔保驚惶病即愈並初學記

曲阿令趙元瞻兒字虎舒從吾學卜自求蓍作卦見吾有盛艾小陵龜欲得之不與吾語之

豈當作卦相爲致此物合自來復數月果有一龜入廐虎舒後見吾言偶有一物試可占之若得當再拜輸一好角弓即便作卦曰棨卦之文是爲龜虎舒奉弓起再拜

東中[illegible]參軍周稚炎卦蠶蛾蛓蟲使璞射之璞曰射覆得此大落度必是蠶蛾及毛蠹稚炎饒鬚故因以調之也

殷鴻喬令吾作卦得大壯之夬語之云愼勿與許姓者共事田作也必鬬相傷殷還先成

遂與許姓共田田熟有所爭此人舉杖欲運之鴻喬退思中間之界辭謝許乃得休

吳興太守袁玄瑛當之官筮卦吉凶璞曰法官至當生赤蛇爲妖不可殺及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石函上蟠玄瑛摘殺之其後果爲賊徐福所害

揚州從事愼曜伯婦病因經日發作有時如鬧物往來者其兄周彥武令吾作卦得蹇身在戌口與坎鬼并卦中當有從東北田家古

黑狗齎之以代人任患死□□無幾時狗便死復更養如前凡三過養輒皆吐血而死婦亦病死

寗遠參軍引景則其姊適吾病四十餘年暫歸來在其家令吾卜之得明夷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鳥來鳴即便發作案卦中當取得獨蹄猪畜之如其言後婦人如欲眠而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在戶前立遙呼婦人語其來前不肯言有所避遂泣而去病始小間

吾嘗與殷祐共論此事曰烏日禽豬月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數故取大陰之伏物用消大陽之飛精日中三足故以獨足者當之

流移道路諸人並欲令璞射覆人人自持五月五日蜘蛛者物悉驗遂不復射

太子洗馬荀子驥家中以龍銅魁作食欻鳴

丞相從事中郎王文英家枕自作聲並太平御覽

中宗為丞相時有雞雛者而雀飛集其背驅之去而復來如此再三令璞占之云雞者酉

酉者金夫雀變而來赴之此晉王踐祚之象也（太平廣記此晉王作即王御覽事類賦脉漸 雞者酉至赴之三句末作此晉王即祚之也）

元帝時三雀共登一雄雞背三八安東廳上者以爲當進三爵爲天子（廣記）

有日者柳休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瘻積年不差漸困垂命休祖遂占之（御覽作鄉里人柳休祖婦病鼠瘻積年不差及困垂命令兒來從吾乞卦）得頤之復按卦曰應得姓石者治之（御覽作占得頤之復按卦應得人師姓石者而治之）當獲

灸鼠御覽作當以鼠出而愈也御覽也上有者字既而鄉里有一賤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御覽作休祖兒歸有一賤家奴姓石自言由來能治此病遂灸病者頭上三處御覽作旦灸其三處而止覺佳俄有一鼠色黃秀逕前喚喚然御覽作婦尋差有一老鼠色正蒼黃逕就其前喚喚伏而不動呼犬噬御覽作嚙殺之視鼠頭土有三灸處病者自差御覽作鼠頭上有灸處病便差　廣記　御覽

昌邑不靜復南過潁由脈頭口渡去三十里所傳高賊屯駐棚斷渡處以要流人時數百

家車千乘不敢前合占可決得泰欣然語衆曰𦍑類避難而得拔茅彙征之卦且泰者通也吉又何疑吾爲前驅從者數百家至賊界賊已去餘皆迴避樏津渡爲賊所劫人僅得在悔不從余卦至淮南安豐縣諸人緬然懷悲感有歸志合余卦決之卜住安豐得既濟曰小狐迄濟垂尾勞衰初雖偷安終靡所依案卦言之秋吉春悲卜詣壽春得否曰乾坤蔽塞道消散虎刑挾鬼法凶亂亂則何時時

建寅僵尸交林血流溧此占行者入塗炭卜詣陽泉得小過之坤曰小過之坤卦不奇雖有旺氣變陽離初見陳勾被牽羈暫過則可羈不宜時見刼追事幾危賴有龍德終無疵於是諸計皆不可伴人悉散乃獨往陽泉會壽春有事周馥反爲陽泉羣凶所迫登時遑慮卒無所至乃至廬江其春三月諸家住安豐者爲賊所得所謂春悲也松滋合淝殘夷更相攻人无有全者

東中郎參軍景緒病經年不瘥在丹徒遣其弟景歧來卦六月癸酉日得臨之頤曰卯與身世弁而扶天醫案卦病法當食兎乃瘥弟歸捕獲一頭食之果瘥並敵紫異傳

丞相從事中郎王文英家枕自作聲郭說

璞爲左尉周都卜云君墜馬傷頭尉後乘馬行黃昏坂下有犢車觸馬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藝文類聚御覽說郭周都並作周恭

日爲流珠清龍之俱

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如此之効

趙朔善占卦氣客有卜田者得履之西朔曰子歸有逸豚已而果然雜說

吳興太守袁元瑛當之官筮卦吉凶曰法至官當主亦蛇爲妖不可殺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石函上蟠元瑛搥殺之其後果爲賊徐馥所害

殷洪業來作卦身在申本命酉乘馬南行西

北走逕趨木爲化爲狗賴子救之不成告洪業丁酉生後八月中有急事借馬南出行數里馬欻驚更西北走向戌地入李家遂落地馬因醫之主人出救得免不見傷也並御覽

歲在甲子正月中丞相揚州令余卦安危諸事如何得咸之井案卦東北郡縣有武名地當有銅鐸六枚一枚有龍虎象異祥又當犬與猪交者民當以水妖相驚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水當自沸虎來入州城寺東方當有

盤鼠爲災必食稻稼又當以鷙應翔爲瑞其年晉陵武進縣民陳龍果於田中得銅鐸六枚言六者用坎數也銅者咸本家兌故也以有龍虎文又得者名龍盛蕃陳土姓金之用也進者乃生金也丹徒縣流民趙子樂家有狗與吳人猪相交其年六月天連雨百姓相驚妖言云當有十丈水翕然駭動无幾自靜又條傳言延陵大陂中有龍生草蓐復數里竟不知其信否其明年丑歲九月吳興臨安

縣民陳嘉親得石瑞此祥氣之應也六月晦日虎來州浴井中見覺便去其秋冬吳諸郡皆有蟹鼠爲災鼠爲子子水蟹亦水物皆金之子晉王初登祚五日有羣鵞之應此論一歲異事略舉一卦之意惟不得脫中行刑㱠血逆之變將推之不精亦自无徵不登於卦乎死者晉陵令淳于伯也

攝提之歲晉王將即祚太歲在寅爲攝提格余自通占國徵瑞之事得豫之睽案卦論之

曰會稽郡當出鍾以告成功王者功成作樂
會稽晉王初所封國又會稽山靈祥之所興
也神出於家井者子爻並知此寶王者受命
之事也上有銘勒坤爲文章與天子爻並故
知晉王受命之事準此應在民間井池中得
之鍾出於民間井中者以象晉王出家而王
也金以水爲子子相扶而生此即家之祥徵
事也繇應謂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言上者
祭天以告成功亦安樂無復事也其後歲在

訊徐會稽郡剡縣陳青井中得一鍾長七寸四分徑四寸半器雖小形製甚精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時人莫之能識蓋王者踐祚必有薦符塞天下之心與神物契合然後可受命觀鐸啟號於晉陽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皆出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合際不可不察也並敵蒙翼傳

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

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邱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

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
祐蝦也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
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
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
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
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
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
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
成災也

王導深重璞引參己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

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邱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邱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

嘗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並本傳案

此數節亦當本洞林

王文獻合璞筮已一年中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罌盛水置牀張二角名曰鏡耗以厭之某時撤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羣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罌中罌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之異璞曰撤罌違期故致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鏡立出續搜神記案此條亦當本洞林

揚州別駕顧球娣生十年使病至五十餘令

璞筮之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

嘉塚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

重累嬰天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己之咎先

人瑕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訪迹其家事先

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

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

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甚大

非常有頃遂滅廣記引搜神記亦常本洞林